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



文中子中說序

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陳輩迭為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年觀去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長上聲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

福時文中子幼子時音止傳授中說於仲父疑始為十卷

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為中說之序杜正觀三年卒今世所傳本乃正觀二十三年序又福

時於仲父疑得關子明傳疑因言關氏上策

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

後序也蓋同藏緝帙直質反卷目相亂遂

誤為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

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



世復生天 又曰
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叔達依遷史人隋書

今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

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間且

曰同志淪殂殂音祖帝闡悠邈文中子之教鬱

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

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

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

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

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

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本軌

楊倞註釋倞其亮反况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

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為

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為後聖之備古文

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

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

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

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
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
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
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
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
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
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
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

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
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
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髮髯
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
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
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
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
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

世德堂刊 卷之五 四
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
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
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
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
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
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
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
卷謹序

篇目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華書局

五

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

世矣

上黨有銅堤縣

未嘗不篤於斯

斯文

然亦未嘗得

宣其用

不遇時

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

志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

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

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皆亡余小子獲觀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

乎因祖德考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聖師而明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吾得皇極讜義焉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於紀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去就適中吾欲續書按權衡褒貶吾得政大論焉文集吾得時變論焉以化俗推移吾欲續錄不足徵也史官載吾得大道其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子制明白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

世宗皇帝 卷之三

內史道衡之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

昔聖謂孔子其述詩也興衰

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其述

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其述

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史有記

正則法當矣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

人分焉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文中子曰吾

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

無經制紛紛多且亂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

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

者亂而無緒乎四者由子不豫屬聞江都有

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泫然而興曰生民

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天其或者將啓堯

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文

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

軻已來不勝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

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

時故曰久矣

李

李

三才五常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

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

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

也秦竊皇之名漢之統天下也其餘殘穢與

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與薛收曰

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六代注見上子曰其以

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周代收曰然子曰

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

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告猶貢也貢文其俗於時君

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承平元年至隋

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興薛收曰始

於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

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差元經

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

罰不明乎晉惠猶無主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

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

隱公惠公之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

子平王同時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

不知代行衰周之法謂東薛收曰今乃知天

周始王讓國賢君非也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

下矣周公上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

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

法之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

仲尼没而文在茲乎前聖後文中子曰卓哉

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孟子曰大而化之

謂聖而不可知之

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子述元經皇始

之事歎焉後魏門人未達叔恬曰王疑字叔

也為御史彈侯君集為長孫無忌所惡夫子

出為太原令王氏家書稱太原府君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

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

亦天地命之也子聞之曰疑爾知命哉子在

人其捨之乎

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

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善鍾律隋樂多從夔

議李德林字公輔佐命掌軍書為儀同頗自



負三人知文中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子賢來請謁見

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

下曰政下從上曰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

為聲知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

為文知雅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

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

及化是天下無禮也

雅是天下無樂也

是天下無文也

吾所以憂也

蕩之什

皆霑襟焉

或利而行之

功一也

習書至桓榮之命

洋洋乎光明之業

天實監爾能以揖

負三人知文中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子賢來請謁見

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

下曰政下從上曰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

為聲知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

為文知雅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

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

及化是天下無禮也

雅是天下無樂也

是天下無文也

吾所以憂也

蕩之什

皆霑襟焉

或利而行之

功一也

習書至桓榮之命

洋洋乎光明之業

天實監爾能以揖



讓終乎初光武立東海王強為太子強讓其弟陽陽立是謂明帝蓋天命授陽而

使榮傳之所以繁師玄未見將著北齊錄以告

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邵子曰無苟

作也文勿苟且表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

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

德越公楊素也食經淮南王撰盧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

惟辜洪範三德云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時素專政故因答食經

以戒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勵勸皆勉

也靖君亮問辱門人子曰言不中不中行不

謹不謹辱也言行榮辱子曰化至九變王道

其明乎變變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成

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樂仁之裴晞曰

何謂也晞子之舅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

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

功而形容其德一而變故韶之成也虞氏之

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

為而藏乎

引古今

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

費費耗國

用也三代已前無此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禪

梁甫管仲言七十二君須得遠方珍貢乃可

封禪特設詞諫止耳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

非典禮所載之實

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祠下禪梁

言封禪登仙遂升中岳又上太山封土有王

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迴此皆夸侈

以欺天下非事

天致誠之本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

必好奪皆然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無幸免則

不深犯多歛之國其財必削既富侈則子曰廉

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相子曰杜如晦

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

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

疑稱天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歛之

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

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

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元跡物自化天也太

宗治平歲斷死罪二十

餘人幾乎刑厝粟斗三文行道千里吾察之

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恍惚此其識時運

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知隋運亡又未遇太宗所以恍惚憂也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

何也書稱四嶽此言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

而徵求寡也簡則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

諸侯夷乎黍離列於國誰居乎居音姬禮幽

王之罪也幽王惑褒姒廢申后故始之以黍

離於是雅道息矣王國十篇子曰五行不相

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治禮示皇極則五行各

間計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飛

龍麟鳳在沼藪子遊孔子之廟漢巴後郡國

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法君父

婦正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言無王孝逸

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子曰

子未三復白圭乎責言天地生我而不能鞠

世德堂刊

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

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詩云欲報

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生民之歸大於生我鞠我者之恩吾子汨彞倫乎

之人必於其倫不可汨亂謙也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

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

韋鼎未見不言謂日擊道存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

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不得其言而得其志楊

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

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祜字叔子

晉欲平吳以祜督荊州祜綏懷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為吳大將軍攻晉

襄陽獲生口即還之二賢皆仁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悟諷已

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

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

必臨邊也折橫也衝直也麾兵橫直猶辯縱橫晏子用此子之家六

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借曰三綱五常自

可出也正家以下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

世德堂刊

王道從何而興乎隋多無功食祿子曰七制之主其

人可以即戎矣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

明孝章是也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

也哭野則太疎故折中於寢門之外拜而

受弔知生者弔彼弔我裴晞問曰衛玠稱人

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

玠字叔寶善談玄理子曰實矣量寬曰仁乎

有情恕理遣之論子曰實矣量寬曰仁乎

寬似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阮嗣宗與人談

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籍字嗣宗曰

子曰慎矣慎言曰仁乎慎似子曰不知也非

止子曰怨哉凌敬凌敬未見視人之孤猶已也以

心為吾勿以及人之幼是怨也吾勿子曰仁者吾不

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仁無為而理智達於

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未亂之前義制於已

然之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

殊俗剛必果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

介介自異

介介自異

介介自異

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

行成德德成道德行成身道施

天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

周禮師氏三德云

易不云

乎顯道神德行

係辭云

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

也

本諸身曰自出

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

無體則無

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

和而有宜曰義反是

子曰登雲中之城

漢雲中郡唐延州

望龍門之關

中河

有龍門縣

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

加焉子曰守之以道

險不降而宿于禹廟觀

可恃

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

文未見

子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

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

劉峻字孝標性率多

毀時任助死有子東里冬衣葛裘孝標作絕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又彰任公不知人耳

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

峻又有辯命論言管輅才高不遇乃謂窮

達由天殊不由人是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

禮樂其有興乎

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亮未死

必可功成治定

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

智哉太初善發其蘊

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教論言不拔即墨及昔二

城者其志以天下為心非兼并齊國而已仁哉美毅不屠城善藏用也智哉美太初能發

明毅之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

鬼論謂可以辯幽明蓋不知聖人不語之旨

中說卷第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阮逸註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圓動地

方靜人動靜之中也中也者心可見矣

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

所為乎

物之所存我從而利之故樂

仁者壽其忘我之所

為乎

我忘厥功物將自化故壽

子曰義也清而莊

姚義傳未見清

潔而靖也惠而斷

李靖本名藥師其舅韓擒虎伏其善論兵惠物而勇

斷威也和而博

竇威字文蔚竇后從兄也和容而博識

收也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肅薛收體曠瓊也明而毅賈瓊通明淹也

誠而厲杜淹字執禮隋隱太白山玄齡志而

密房喬字玄齡隋彥謙徵也直而遂魏徵字

道而大雅深而弘溫大雅字彥弘叔達簡而

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若逢其時不減卿

相然禮樂則未備靖彥博皆為僕射威為內

為司空徵為太師大雅叔達皆為尚書是皆

卿相也然各有二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

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權變其

靜也至至極其顏氏之流乎動之微者其庶

其屢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

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群才

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為吏

下稱為得士然吏非曰仁乎似忘子曰吾不

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主襲爵為公

能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

與也孤虛兵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

家之術

世德堂刊

文中之卷三

也論南
朝詩
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

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分四聲八病四聲

韻起自沈約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為剛

八病未詳音若墳箎墳土音剛而濁箎竹音

質實則濁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

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

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於是徵存亡辯

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

其志貢告也歌錄竹則知衛風歌板屋則知

秦俗鄭六卿餞韓宣子宣子曰吾以知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設采詩官今子營營馳騁

乎末流齊梁文弊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

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

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學文本內史

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

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行時為內史

人謂八卦九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

壽盡則之矣



吾未之見也德奢罕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

之直人也微也遂凝也挺遂果行也若並行

於時有用捨焉挺執行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

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李靖問任智如何

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盜

有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文異端薛收問仲

長子光何人也子光字不耀遊于河東人間

仲長先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生傳

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

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賈瓊問君子之道

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

者以其父之心為心孝則知為人弟者以其

兄之心為心弟則知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

矣至孝近王至悌近霸推子曰君子之學進

於道濟天下小人之學進於利營身楚難作使

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楊玄

封楚國公舉黎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

陽叛故曰難作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非應天順人則禍已李密問王

靈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易為輕易之易

一民至細也不可以天下之大輕小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

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

勝神明不與也竟叛伏誅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威

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歛容慢子曰我未見知

命者也命天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曰

盡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歎知性者尚少故曰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

交不苟絕四者惟義所在惟有道者能之有道義子躬

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

饑且庶人之職也舜在畎畝志存天下聖賢躬耕蓋職其俗亡職

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不仕即農四民何逃

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

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禮用有節禮不闕

薛方士問葬方士未見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

棺槨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封域之制無廣

也古不封不樹孔子謂不可不誌不居良田

妨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帝王陵惟

太宗無珍寶盜不發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

遠之敬謂不敢無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

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

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周禮祭天曰祀祭地曰

言神道幽奧禮宜分也分而達茲三者之說

則無不至矣祭多名不出叔達俛其首因問

天人之道故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

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温其臨事也斷猛字景

堅相議赦而青蠅泄之密矣兵至鄴而遠或

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

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綽

為尚書掌機密長於筭術申韓之學問牛弘

厚於用法非正道故云太平則亂



子曰厚人也

牛弘字里仁隋文時作相宣勅而口不能言時稱其質重故曰

厚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

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直而遂好諫

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

誠而厲常好平

刑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

其動權

常也無事

於出處

其靜至

子曰大哉吾與常也

可與權可與至其道

入性命矣

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

率然而作無所取焉

仁壽四年在長安謁文帝見公卿異端輕率文

辭不根道義苟媚其主使無所取治焉遂歸

子在絳

絳州

程元者因

薛收而來

元門人未見

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

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

道左見矣

晉尚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雅天下遂亂續經既造人文乃正

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

虛名失實叔恬

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

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

隋敗

將興者吾惜

其不得見

唐興

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為

心乎

時門人千數至卿相者十餘人蓋蒼生受賜多矣

文中子曰二

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手之

也 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

仁若文帝感緹縈去肉刑義若武帝殺鈞弋防后族之亂公若明帝不許管陶求郎恕若

章帝救楚王徒者是也 其役簡也 其刑清也 君子樂其

道也 小人懷其生也 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百一十六

年 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

樂則三王之舉也禮樂者王道淳則舉漢子雜霸道故不及三代

曰王道之駸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禮論

所以 大義之蕪甚矣荒蕪詩書可以不續乎詩

續書所 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

焉堯直讓舜大也 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以聖承聖

何其常 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後若無聖安能格及 夏

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湯直伐桀簡也 必也

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我君 其道亦曠不可

制于下下若有姦臣則無君之心難制矣 如有用我者吾其



為周公所為乎

可以承則承可以扶

子燕居

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

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

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

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大備謂設官分

職制禮作樂也禮曰禮器後之為政有所持

循漢一本作脩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

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

謂吾道一以貫之是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

以明周公也禮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

曰述者之謂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

則修而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

而見也時異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

不得而讓也當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

遺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

致用也如此則當思則或妙幾謂幾微也知

其無有證之用思則或妙幾謂幾微也知

物不思而得坐忘是也董生雖不證理而未

能無思故曰思則或妙以解上文其殆之義

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

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

世德

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然或問

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迷者無方未達者

使趨於必也無至乎待至彼然後見道亦未

彼也三隅是亦有隅也大方無隅而神無

之悅自知道門人不達若房魏尚未至彼董常

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

後知至是以來而應之若與俱來去則忘之

若與俱去道之應物如是無方非至曠惟幾

妙乎萬物則安來無所從去無所視去來既

能通其去來哉

有來何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無

有去

來去混然圓神若大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

衍之一不可得而見

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遺猶忘

而無所道德高而元也志仁義志求仁則仁

無所德是志矣

無志則無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

數然也數數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一子

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時中也雖未能不思

妙慮必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房魏輩

時中

有動靜則慮之耳猶顏回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子曰孝哉薛

收行無負於幽明收父道衡非辜見戮收道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

矣明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哀未忘或問王

隱隱字處叔多知西都舊章撰晉書文體混漫義不可解世不甚傳子曰敏

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

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器謂才學而已若加

之識則三長具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

而削異端壽字永祚著三國志善敘事初王沈撰魏書韋曜續成之壽乃具吳

蜀三國變史稱志大抵簡畧存其大義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

聖經而詰衆傳范甯字武子為穀梁集解謂左氏失誣公羊失俗穀梁失

短皆詰正於道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

之罪也史記雜黃老之道壯姦雄之詞漢書又模範紀傳愈加文飾是史筆之罪

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歌向之罪也劉向

梁劉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貫聖經之本是古學之罪也裴晞曰何謂

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

廣記而不原聖人教化之志春秋之失自歌向始也棄經

而任傳但爭衆傳而不原子曰蓋九師興而

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三傳作而

春秋散公羊高穀梁喜左賈瓊曰何謂也子

曰白黑相渝能無似乎白黑渝正色是非相

擾能無散乎是非擾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

之衰也二戴因曲臺記論於石渠成禮書殘

於古今孔安國家藏科斗尚書以今文易詩

韓詩毛鄭詩毛萇江鄭玄箋也大戴小戴禮

於齊魯齊韓固生公漢初以為儒學魯人宗之於

有齊詩汝知之乎實也自然則無師無傳可

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性神受苟非

其人道不虛行弘道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傳

在師得之在已所傳有限所得無窮故周公

師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萬世仲淹自得

之皆神契其道不盡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

之深造於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取諸左右達其原然子謂叔恬

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薄然

也七代注見上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

諷時政可以蕩可以獨蕩滌鬱結出則

入則孝上四德備矣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治

情樂亂情樂亂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聖人不煩

文惟達意而已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

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倉頡訓纂

渾天及地動儀如揚雄沈默精思好學奇字張衡行

之學大抵好奇多艱苦苦曰其道何如子曰靖

矣艱苦而奇未足適子曰過而不文不文犯

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

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與

則仁與則仁與貧觀其所取取於義則安達觀其所

好好賢則治窮觀其所為為善則生可也四

可以知人好俊則亂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後魏

不須多察名宓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太和銅川夫人

好藥子之子始述方伎術非事親芮城府君

重陰陽子之兄也為芮城令子始著曆日且

世德堂刊

世傳卷之... 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

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

兄之心始著星曆恐門人拘忌子謂薛知仁

善處俗

謂能隨俗而處

同州府君以之

曰內難而能正其志

文

同州府君以之

文中子高祖名彥為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

無就也惟道之從

從中

中說卷第二



中說卷第三

事君篇

阮

逸

註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

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

也仁義著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興非今爾所及

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王食不知其他也

驕且吝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守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列國謂封建五等諸侯皇漢雜

建四百餘載漢監秦亡之勢雖無五等而雜封功臣宗室子弟魏晉

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爵然虛名無實故威於權臣之手吾不

知其用也觀周漢之承魏晉可知矣楊素使謂子曰

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枕汾水名管岑汾

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

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

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故以正規之時和歲豐則

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終異言子曰古之

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悅謂知德及我

恕謂知刑不怨謂不教我而致我人怨以詐化詐謂矯求苟免子曰古之從

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歎反子曰甚矣

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峻法御下姚義曰何謂克

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楊愔字遵彥文宣時為尚

書本史稱朝章國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奚為不終言有賢臣故不

士德書刊

實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

威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議禮樂之文者能述隋室禮壞賢威有心大抵治北山丈人

經云北山之首曰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

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怠而不修子

曰吾不度不執度德執用不常不遂得常遂行房玄齡

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續書有霍光

舉帝之事光字子孟先是武帝畫周公相成王圖以賜光光盡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

賀賀有罪三千條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

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其一曰命文中子

曰書有命遂矣其有成敗於其子曰何必霍

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古若

子遊河間之渚隋河間郡連涿水渚今深州河上丈人曰

何居乎斯人也丈人無名氏居音姬發語之端心若醉六經

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

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詩

去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吾道也吾道自仲尼與荷蓧

世憲堂刊

丈人已來不相從也故曰久矣至人相從乎收問至人無子名還從隱乎

曰否也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不以天下為道異於是獨善一身

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猶有為故

獻策於長安今道之不行得以止矣故退居於河曲子見牧守屢易曰

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

吾不知其道痛隋行秦苟且之政薛收曰如何子曰三

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家立社稷世奉其祀

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襲爵通侯無不

是之亟也亟猶遠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

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末莫也賀若

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為總管隋主宴突厥人

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弼自矜善射故請子觀子曰美哉

乎藝也六藝次三日射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

仁而後藝可游也言藝成而下君子游之而已弼不悅而

退子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爾竟子謂荀悅史乎史乎悅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依編

年體著前漢紀三十篇詞約謂陸機文乎文

事詳申明制度重言美之也論皆思過半矣

乎蓋有述作之志復祖之風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

君子則謹靈運玄之孫襲爵康樂公性奢豪召為侍中稱疾不

朝此傲可見也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

子則典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艷冶之辭矣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昭字

為宋臨江王參軍有虛詞一而官不達故多怨

刺淹字文通為宋建平王從事有罪下獄上

書其言急皆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

狷可見矣以怒南史無吳筠疑是吳均文之誤也均字

文好押強韻多而不精一官一集孔雉珪字

德章與江淹對掌文翰而不肯伏淹皆狂可

見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莊字希逸

矣詩傳于樂有嘗作殷妃誄使堯門故事宋帝

深術之融字元長文詞辨捷長於屬綴後坐

罪誅此纖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

碎可見矣孝穆陳後主詔冊皆陵為之好裁緝新意自

成文體信字子山與徐陵同為學書文體相



此時稱徐庾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

文淫劉綽字孝綽兄弟孝威孝儀俱以才名顯其舅王筠常稱孝綽云天下文章若

無我當歸阿土阿土孝綽小或問湘東王兄

名蓋淫詞類舅此鄙可見矣南齊世祖之子湘東

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王名子建與兄竟陵

王子良及隋郡王子隆皆好文章謝眺淺人

有集傳世然志貪富貴繁可見矣江摠詭

也其文捷眺字玄輝為齊新安王記

人也其文虛摠字摠持與陳後主為長夜之

可見皆古之不利人也或喪身子謂顏延之

矣或亂國

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詞簡

理有法則是君子用心也延之字延年宋時

為侍郎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生

不拘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寶南齊時為尚

書令好禮學文詞風流自此謝安上宴命羣

臣作樂儉獨念封禪文昉字彥升梁時掌文

詰累為太守凡饋遺與親戚以俸米散荒民

當世士進無不歷其門者昉接引之常尚書

言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心可見矣

召子仕隋尚書署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

得已署我於蜀寧僻遠以藏或曰僻子曰吾

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嚴君平

世說新語

卷三

子

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

夫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佞惑主豪誘衆不若愚恪

守其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達宏或

曰王戎賢乎戎字濬仲子曰戎而賢天下無

不賢矣戎典選未嘗進寒素近虛名天下目爲膏肓之疾及愍懷之廢又無一言

以諫但苟且簡靜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

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爲太子

植不自雕礪飲酒晦迹兄文帝矯情子曰君

自飾以求爲嗣人不知子建署兄耳

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親親表典矣房玄

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約理今之史也

耀文空事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

文也繁以塞不通理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

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續大天子

所以風天下也形天下二曰政續國蕃臣所

以移其俗也蕃臣比古諸侯三曰頌續周殷

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樂府四曰歎續變

雅以陳誨立誠于家也

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以吟詠

於家諷刺其上使達此變以懷舊俗也

凡此四者或美焉

嘉美之

或勉焉

無足嘉則勉之

或傷焉

勉不得則傷之

或惡焉

傷則不足

惡也或誠焉

語他事使聞之自誠

是謂五志

皆志所之

子謂叔

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

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

矣

秉中也過則抑之不及則勸之皆約歸中道

子謂續詩之有化

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

之有風乎

雅合天下而言也風分郡縣而言也

子曰郡縣之政

其異列國之風乎

列國變則懷其舊俗郡縣變則惟新是圖

列國

之風深以固其人篤

世修政教故俗亦深厚

曰我君不

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

曰者假列國之人為言也我君謂天子也

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云相安

及其變

也風變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

怨

薄謂不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

苟悅其民幸於

成功故民亦擇善而慕之

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

遷乎

此假郡縣之人為言也言我君不終及撫吾民使善政不久居而屢易之乎

其變也

政變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

無所傷焉

吏苟一時急功則政酷民怨

雖有善政未及行

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

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

不曰猶吾君也

民君本國諸侯亦猶諸侯君天子

吾得逃乎

何敢怨

可逃避不敢怨

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

謂彼

郡縣長下猶去也言終替去

吾將賊之又何傷

賊害故曰

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

邦家有社稷故

六代之季

仁義盡矣

牧守無子孫故

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

不以

王路使人由之

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

周先王之

澤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

漢諸帝之制

子曰言

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

彥博大雅弟正觀中為御史大夫有才辨

官終僕射

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

二子正直同

子曰愛

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

觸情亡性

殺身而成

仁者其中人之行歟

強仁非安行

遊仲尼之門未

有不治中者也殺身若子路結陳叔達為絳

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

以觀其後容其改過刑之未遲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

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隋季如周衰苟非君子

焉能固窮小民窮則盜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

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刑在信薛收問恩不害義儉

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

廢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為人惡寒而變肅殺之令損之可

也刑不濫則損衣弋綈傷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善卑當陽之義

中焉可也不偏下則中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

也不可格于後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害義傷禮後王必稽中道子

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直道今之事君

也以佞枉道無所不至所至皆佞子曰吾於讀易也

述而不敢論述謂修之論謂別立理吾於禮樂也論而

不敢辯論公革而已吾於詩書也辯而不

敢議辯治亂之事不敢議其得失之由或問其故子曰有可

有不可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蓋而彰或曲

是故有可以述則述可以論則論則論辯議皆然曰夫子有可有不

可乎子曰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

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績而存之者耳非我自可否也子問居儼

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貌其行也方短步也若

有所畏禮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

温温然如有就敬愛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

焉長剩也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

不御黃白取自然絲色婦人則有青碧染之易者子宴賓

無貳饌不重味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菜非其

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

也皆保真性者也鄉人有窮而索者索求曰爾於我乎

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為也周禮五家為鄰五里為五州為鄉

五族為黨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匍匐反

必後未忘哀子之言應而不唱問則應不唱始唱必有

大端人言所不及則唱之子之鄉無爭者近場或問人

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父也

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

馬悍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

曰吾非從大夫也畚草器鍤也非大夫則從行畚布付反鍤楚洽反

銅川府君之喪喪父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

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

舉帷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帷亡者生謂御物塗車薦靈則

不從五世矣禮曰塗車薦靈自古有之孔子謂藋靈者善謂備者不仁不殆

於用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

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不可弗識也封

之崇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於主人出入必告既

而曰奚適而無稟言人動有所稟萬春鄉社所居鄉名社祀

句子必與執事翼如也執俎豆之事芮城府

君起家除服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

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直而無執直甚曰

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至心為之

丙直而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道內退而謂董

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言隋將顛非御史可救

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

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引古

正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曰

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夫

網婦之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為詐

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

耻我則不耻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行通

於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已所欲難矣乎難致子

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

乎周禮胥吏執事而已非假之以名器也秦政

酷故用吏才古者士登乎仕士謂俊造也吏

執乎役役力祿以報勞官以授德祿及勞者一

為天下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

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

祀不絕也

不脣不介意也迹謂攝位也曰者假周公為言也

內實達

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

禍亂不作

達道制禮作樂也公謂終復子明辟也

深乎深乎安

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

奉文武業必存我身所以寧國厚民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

四遠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

曰者周公

云也卜洛相宅義不恃險而在修德無功作五斗先生傳

王績字無

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一飲子曰汝忘

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

天下乎

言未能忘天下

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責其敗人倫之法

中說卷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	--	--	--	--	--	--	--	--	--

世傳堂

可

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逸

註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怨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

武王答伯禽私而怨也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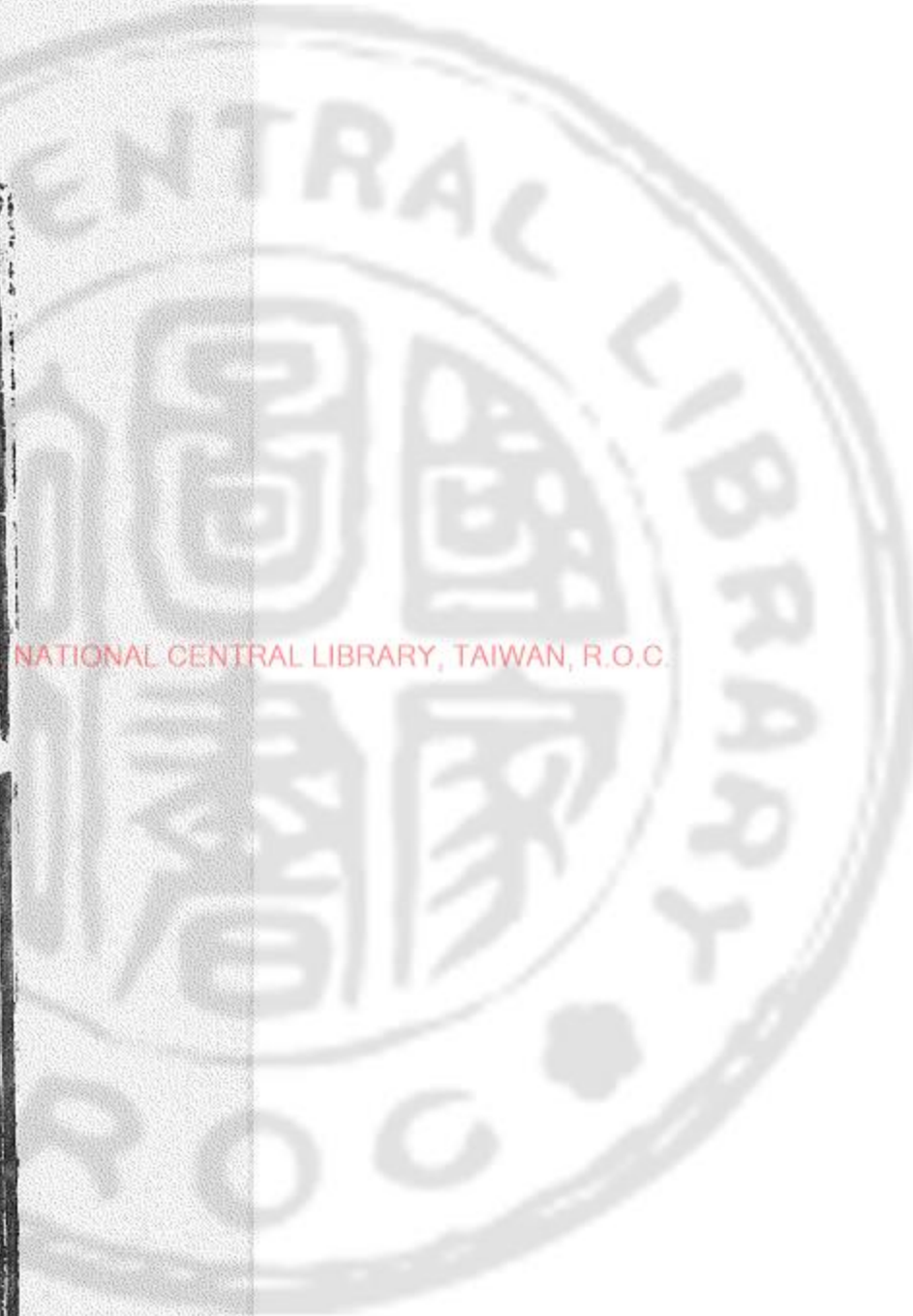
理窮矣私而怨於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為聖也子曰聖人

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潛寢省漸也亶亶焉若

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亶亶循環

不絕貌顯諸仁則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温彥博問嵇康阮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人也

嵇康字叔夜山濤學之自代康絕交其介局如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琴

酒且曰禮豈謂我輩設其放曠如此

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

窮也

談名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放曰何謂也子曰道

不足而器有餘

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不執則放故曰有餘曰敢

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

則變執方之謂

器

則可以方曰劉靈何人也劉靈字伯倫性淡

樂常携壺使人荷鍾隨行曰死則埋之

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

喻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闢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

可乎

下一身可忘也天曰追足乎曰足則吾不

知也

靈亦放而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

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

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薛生曰此以言化行令示法

彼以心化

行道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行思

其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

德

二子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

人也

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迴虞為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

士家全刊

其後堂升
而去魏相欲封壽
不受此節義人也
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

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
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于戈勤勞决取以

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

天下乎
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修文物以綏安天下也太原府君曰

何如子曰或决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

其變也
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武象焉其變在文武相須噫武德

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
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于萬

世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
湯武革命

一時之功周行
子謂史談善述九流
司馬談為太史

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
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黃家八雜家九農

家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

之言哉
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

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遍也不
廢則容之有弊則排之非真儒通變不能極

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
何常之有執其法弊則革

方天下無善教
偏執一隅故曰存乎其人
謂人

真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
無



執張機發必中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九疇

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

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之中

當主位也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

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曆及真君長程

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爾今為邠

地也變風自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

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成王

終疑則風遂變矣儻金滕未爾非周公至誠

孰能卒之哉發乎情是至誠也止元曰豳居

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爾子曰夷王已下

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

夫子蓋傷之者也傷周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

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

者周歌豳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后嗚呼

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艱難變而克正危而克

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

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

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

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



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子曰齊桓尊王室

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伯管仲字夷吾齊桓公

曰知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

符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或曰符秦逆東

中原靜也亦其相王猛之力在而堅僭晉不能命

號是逆方伯使征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昔周制

庭符秦何逆上順下違曰逆上亂下昔周制

至公之命若策命曰五侯九伯故齊桓管仲

不得而背也上順晉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

故天下謂晉東遷中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國無主秦

之互市乃抗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

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

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餘

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

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

秦有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孝文

魏有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太

主

興文物

太



原府君曰温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

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

也温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翰性似靜而實深險其後與元瑾謀逆坐誅永安莊帝年

號也時魏國大子讀三祖上事讀魏書也曰勤哉

而不補也見同州府君勤三事跡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

適不用爾魏帝寶炬入關依宇文泰泰子覺建號稱周子之家廟

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

穆公虬自宋奔魏自是廟座向東南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

此始矣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衆並陷

下遂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益讚于禹曰惟德動天無

遠弗屈禹乃班師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

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恃大威者為驕兵兵驕者滅非但人事乃

天道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

若之何利已曰曰義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

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

何樂賈瓊曰樂閑居退子曰靜以思道可矣

王孝逸曰樂聞過益思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

敬曰樂逢善人好賢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

遊於館陶魏有館陶縣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

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

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

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劉炫見子談六經唱

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興學

著五經正名十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

二卷行于世

同不可不述也註傳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

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

一致此尼父之學也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

其道難矣哉難入尼父凌敬問禮樂之本子

曰無邪禮樂本乎情情無邪則貌凌敬退子

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賢其學子曰大風

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歌云安得

不忘武備而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

心在雜霸也



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悟前過志形哀痛之詔也子曰詩書盛

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故虛玄長而

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時之典晉賢蕩焉

故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

法非化俗之原梁主惑焉故亡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

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朴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晉賢蕩梁主惑非立人之制也故或問佛子曰聖人也聖人之寂滅者曰其

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西方化外可行非中國禮義之俗可習

中國則泥泥猶弱也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

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不冠古者夷不亂華或問

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

深乎儉事跡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友父之

子遊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揚帝將遊江都宮作北曲

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紂作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作之

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官義仕

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言隋仕人皆捨道子曰誠哉

信有或問荀或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

何如攸或死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

二仁焉或字文若佐魏祖有大功或謂魏祖宜加九錫或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

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聞之

不悅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

建參謀帷幄舉事慎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

常稱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又曰令君

舉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然或初

仕漢漢亡則死攸獨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救

時皆謂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

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

則不言而信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鎮之以靜則

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行人知必謹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

能如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

樸而非便也樸虛裝貌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

有深旨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

也衣裳襜如衣下曰裳襜如盛貌劔珮鏘如帶劔示威垂珮合節

鏘如響聲皆所以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躁無自入焉故曰儼

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

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實猿於木也為禮

使人別禽獸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

其道也責素不以禮引人董常歌郿柏舟言仁不遇也衛頃公

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卒子聞之曰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此北門篇也刺在不得志湯帝任羣小仁人憂之言董常

不遇者邳公好古物蘇威封邳國公鍾鼎什物珪璽

錢具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聚淳朴之

性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之器子謂仲長子光

曰山林可居乎子光註曰會逢其適也焉知

其可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之耳不知其可不可也子曰達人哉隱

居放言也任意所適達也適在山林隱也子光退謂

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

之變極平道為至人死生不變薛收問隱子

曰至人天隱藏其天真高莫窺測其次地隱僻地山林高身全節

其次名隱名混朝市心在世外子謂姚義能交結或曰

簡簡靜子曰所以為能也淡故或曰廣廣交也子

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泛愛中子謂是

曆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厯說文帝曰五口之家

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

行故漢致治不及三代文賈瓊問續書之義

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制命也

為制漢曰詔詔令也秦改令曰志志謂帝王

道而未形乎曰策策慮之大臣之義載于

業者有七曰命命爵曰訓訓師曰對對奏曰讚讚襄曰

議評曰誠監曰諫箴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

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其有大制制天下

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割其上湛然其下恬

然湛恬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

天下正之九舉一事必千變萬化吾常守中

焉吾常假帝其旨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

通乎此之謂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

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

憫人思及時而動乎業業畏天孜孜憫人易者天人以時而動也

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知難

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乾難學不難視之不

臧我思不遠又舉詩勉之使勤學易比載馳篇云也言汝不思善道則已在

我思之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不為遠

可也姑存此聘禮即可非得聘賢之實也歌于髦而遣之干髦

美臣子既而曰玉帛云乎哉果求賢不子謂多好善在虛飾

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

也欲速不達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

力乎量力相時子謂姚義可與友父要不忘賈瓊

可與行事臨難不變相友貴久臨事貴斷薛收可與事

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事君貴正出處

貴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賈誼曰小智潔

我好竒尚恠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理使之然薛宏請見六經薛宏未見經續經也子不出門久

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言宏非好

古者子有內弟之喪內表不飲酒食肉郡人非

之非其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國

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鄭和

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而然未諳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彼謂文公何重

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

慢則僕失矣得夫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

如舊理遣子曰也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

曰弼也戾焉得男勇於義曰勇李密問英雄

子曰自知者英自知故自勝者雄自勝故問

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賈瓊曰甚矣

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

天將知之况人乎孟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

則天亦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

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

待明王出當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

於立身言爾父不陷不義問忠子曰孝立則



忠遂矣

楊素賢則
隋不亂

中說卷第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說卷第五

問易篇

阮逸註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

乎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於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也炫曰吾談之

於朝無我敵者但談易文自謂無敵子不荅退謂門人

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易在身魏

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

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

吾何疑憂疑出乎情爾情者性之欲也聖人

為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為憂者以天下之情

之情為疑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

終下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憂

疑是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舉天下物情之

二言吾告汝者心也以一天命曰心心迹之判

久矣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久矣

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

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

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

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

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

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

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吾獨得不二言

乎言周公仲尼於常曰心迹固殊乎疑二言

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爾猶言自彼也以

彼觀我則心迹固殊

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

與迹果各云當而已矣當謂惟義所在不必

殊哉則行時止則則夫二未違一也言則二道則

止各當而已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一也若先天

後則二而其不違時一也李播聞而歎曰



大哉乎一也

李播亦門人未見傳

天下皆歸焉而不覺

也

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也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民使先知覺後

知使先覺覺後覺

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

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

以成道言以宣志

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詔下而其言已宣故曰志

其見王者之志乎

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

其恤人也周

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

恤人故皆應悉用故不改

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

詔天下乎

言詔如是之大

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

書

有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

憫世病不

私諱

勞而不倦

勞心問賢不倦聽

其惟策乎

若漢武帝策董

舒子曰續書之有命遂矣

天爵人爵皆為命也遂者言非止君

命抑亦天命之耳

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

略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

之乎

言命之所歸不

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

經略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

如此

書

三

作天命乎

天下懸於已故曰自作天命

文中子曰事者

續書

有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

由事

師謀而成

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

身受天下之訓

言不惟師也天下之人有善皆可從

得天下之

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

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

文中子曰廣仁益智

莫善於問

續書

乘事演道莫善於對

續書非

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

取類無不經乎

經

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

晁

對策云三王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

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

王之所為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文

大用也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

其美而匡其失也

續書

所以進善不暇天下

有不安哉

言無不安

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

續書乎

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

有議

續書

日

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

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

當衢為室以採民言也管子曰堯開衢室聽於民也

大哉乎并天下之

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已南

面而已

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為理

子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

所以有誠也

續書有誠

切而不指

切至指許

勤而不怨

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

勤奉委曲以禮誠之

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

能無過從諫而已矣

續書有諫

故忠臣之事君也

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

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

不差

取泰

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

言遂事亦可諫

文中

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

紛不一

吾視惠

懷傷之

惠帝政由賈后為趙王倫所篡懷帝蒙塵於平陽為劉聰所害

捨三

國將安取志乎

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

三國何

其孜孜多虞乎

雖有志而無制

吾視桓靈傷之

漢桓

志梁翼執政權傾天下靈帝捨兩漢將安取

諱宏黃巾賊起董卓作亂

制乎七制之主可以垂法子謂太和之政近

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都一明中國

之有法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

萬伐江南其後宣武孝明皆能惜也不得行

穆公之道穆公虬子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

惜其道未及行也程元曰三教何如儒老子

曰政惡多門教不一則曰廢之何如子

曰非爾所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自真君建德

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真君後魏

也時崇道教致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

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興之是暫廢而

愈盛若波子讀洪範謹議安康獻公撰曰三

瀾風燎爾洪範五皇極者義貴中道

教於是乎可一矣爾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人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程元魏徵進曰

物也教雖三而人則一矣程元魏徵進曰

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易曰通其變賈瓊習

書至郅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

別郵憚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悟陛下宜即臣位

莽怒脅憚令稱病憚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

命者謂事應天命者志者謂志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志者謂志也子曰制

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志者謂志也子曰制

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節守一身

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

非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其知

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

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制形於外子曰達制

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

乎已形於外則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

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子曰處貧

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無損獲必僮僕稱其

恩可以從政矣恩及賤况交遊稱其信可以

立功矣推而廣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

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譏賈瓊問君子之道子



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詩氓篇卒章也言必反復思其所行之道

苟不思則已矣

子見縗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

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

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縗七回反經徒結反

楚公問用師之道子

曰行之以仁義

必也至仁伐不仁大義誅不義

曰若之何決

勝

言仁義何能勝兵

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

責其知勝人以力不知勝人以道

子見耕者必勞之慰見王

人必俛之

俛俯僂避之

鄉里不騎

不騎馬

雞初鳴則

盥嗽具服

內則事父母禮盥吉緩反

銅川夫人有病子不

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

喜懼并

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

若史記先黃老記後六經是廢也

註興而史道誣矣

若裴松之註三國志反致陳壽是誣也

是故

惡夫異端者

述之而反異之

薛收曰何為命也子曰

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

彼

天時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皆非知

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吉凶曲折

無所逃乎

事有不虞之譽是時與之吉也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凶也蓋事

與時並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凶矣

非君子孰能知

而畏之乎

知天命畏天命惟君子

非聖人孰能至之哉

盡性以至命惟聖人

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元

包易子曰至矣

也易者性命之書也知易則至命

賈瓊曰書無

制而有命何也

魏而下續書無制而有命

子曰天下其無

主而有臣乎

漢制以亡獨臣尚能稟命爾

曰兩漢有制志

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邠人乎

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

志其軼德於備物乎

尚

不德不備

薛收曰帝

制其出王道乎

問漢制

出三

子曰不能出也

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

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帝者以

名若秦始皇兼帝而稱是也

其雜百王

之道而取帝名乎其

心正其跡謫

邠人之心則正

其乘秦之弊不

得已而稱之乎

天下已

熟秦稱皇帝之名故不得已而亦稱帝也

政則苟簡

董仲舒曰秦為苟簡之文

豈若唐虞三代之純

懿乎

二帝三王名實稱

是以宣人則可典禮則未

信

民之術可稱長薛攸曰純懿遂亡乎疑二帝

道不復子曰人能弘道聖人知來者之不如昔也

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子謂李靖智勝仁程

元仁勝智五行之秀若木性多水偏故五常之性有勝

為子謂董常幾於道使變理幾乎聖道通

變之謂道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與

辯曰何以止怨曰無怨勿與子謂諸葛王

猛功近而德遠矣然及身後為德蓋遠子

在蒲蒲古中都之地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

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

賦兔爰之卒章王國詩也桓王失信諸侯皆

凶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侯百姓與

子曰好動者多難場帝小不忍致大災隋文

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

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

無動則吉不先見故幾故夫卦者智之鄉

世憲堂刊

也動之序也又在卦如人居鄉逐薛生曰智

可獨行乎言卦為智獨行則子曰仁以守之不智

以仁則易失之賊不能仁則知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

仁雖智無用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

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正信也運之以智五常成功子曰佞以承上

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董

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

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後

無人助行之子歿吾亦將逝矣天喪斯文我

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議禮樂

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

與幾矣序卦輪衍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至

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雜卦

一卦也守則終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

非相明去就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

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

相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去此謂相安也



上皆因贊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

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古道備在方冊

行之可致顏子曰舜何人也文中子曰王澤

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帝制衰而天下

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中子曰強國戰兵惟恃力爾

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王國戰義禁民為非

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皇國戰無為神武而不

殺安見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

以智與義則道不能舉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名存何取故帝

制沒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元經必為行其法也子曰多

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多事生之讎也保生者少事

薛方士未見傳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

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虎憑河子路終死必也

言之無罪聞之以誠言逢惡遇邪當譎諫喻

其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子曰幹矣北齊

攻雍州孝寬守之不下齊問楊愔楊愔字遵彥此齊文

桓歸憤而崩此幹事而已



宣帝之臣也情於對反子曰輔矣情以朝章國令為務不幹小事而已故可

稱輔相之器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右將軍

述之子也煬帝幸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

江都化及弒逆已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賈瓊為吏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以戒之爾

以事楚公隋三公府皆自署吏將行子餞之

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恭而遠

介就而無諂泄就其身汎乎利而諷之無關不苛言兒

其捷汎汎因所利而調瓊曰終身誦之子曰之勿辨捷自取禍

終身行之可也不惟事人也子曰元經其正處世盡宜然

名乎正帝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皇始後

帝號也始有中原建天子晉宋之王近於正

體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於是乎未忘中則江南以為正體故曰近

國晉宋皆舉兵中穆公之志也晉陽穆公作

王之道元經所以帝元齊梁陳之德借斥之而斥齊梁蓋其志也

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魏後

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徽子曰改元立

號非古也後文帝始改中其於彼心自作之

乎彼漢以心自改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

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句子曰彼

有以自守也處士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

所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

乎和帝在位十歲實憲不軌殤帝二歲鄧后

經以振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

也以待其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故假之

以歲時自殤和綿綿至桓靈桓靈之際帝制

遂云矣曹操舉兵吳蜀繼作文明之際魏制

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太康之始書同

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君子曰帝制可作

矣而不克振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為故永熙

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

矯詔輔政改元永熙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

也

上無王法故君子作賞罰以戒亂

文中子

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

春秋

元經典而帝制亡矣

元經作於續文

子曰諸侯不貢詩

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周

天子不採風

古有採

樂官不達雅

古為詩

也

國史不明變

國史明平

嗚呼斯則久矣

自仲尼歿詩有空

詩可以不續乎

漢而下風

詩故君子

五卷終

中說卷第六

禮樂篇

阮逸註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

正禮樂於革之文而已

如其

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

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

君子必得公輔崇貴之位乃助成王道也

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

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

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

亂世道不能濟天下則修身以

正家可矣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視譜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地謹昏姻也

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王姓出黃帝

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齊者號王氏此二姓

同譜崔姓帝譽姜嫄之後居崔邑盧姓亦姜

也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百王稱帝者相

秦始皇始故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

曰不帝久矣三代稱王故春秋書王以尊天子稟正朔也

秦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

也子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舉後帝之名者

也中國天子其為帝實失而名存矣實道也

不可去此號名空號

爾或問謝安子曰簡矣謝安字安石為東晉

破符堅而無喜色終優問王導子曰敬矣王

游東山此簡可見矣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為相每

進爵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問温嶠子

曰毅人也嶠字太真與王導平王敦蘇峻之

率兵來赴天子留嶠輔政問桓温子曰智近

謀遠鮮不及矣温字子元為晉將軍破李勢

伐不已為幕垂所敗歸而潛賈瓊問羣居之

有篡志此智近謀遠之驗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必

正內雖異則外

無傷此中庸者乎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

可也也烏何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

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真可與立者也不殊俗可

與權者也三者備何往不全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

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利者皆古有之矣故必稽古子

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孔子曰吾非生而知

之好古敏以求之子曰恭則物服儼然人望而畏之慤則有

成先誠其意平則物化無私於物亦公焉子曰我未見平

者也多隋政私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

曰不可行也行仁必以禮節之或曰禮豈為我輩設

哉阮籍云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

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知流通之變安知教意哉有若謂

先王之道斯為美也有若孔子弟子文中子曰七制

之主道斯盛矣七制註見上薛收曰何為其然子

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續書有訓收曰無制而有

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

命尚正乎

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

未亡桓榮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

無制而有訓天下其

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

若昌邑王不廢東海

王不讓則必有兵爭起而生民憂也

薛收曰讚其非古乎

有讚

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臯陶所以順天

休命也

益贊于禹又臯陶曰贊贊襄哉

文中子曰議天子所

以兼采而博聽也

續書有議

唯至公之主為能擇

焉

公朝共議擇善而從

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

續書有誠

古

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

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君者孟也孟方則水方

於几杖

杖銘云扶危定傾皆戒也

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

誠之功乎

常念日新扶危之誠自無過

薛收曰諫其見忠

臣之心乎

續書有諫

其志直其言危

志直若周昌云口不能言

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樊噲云

子曰必也直

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

不迫若賈

誼曰今之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以為未是也知命為知其君可諫則諫進退不違天

也命狡乎逆上吾不與也狡謂志不直也言不危也非忠順故曰逆

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

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子言漢武大體

生知不由人諫而理也若初即位崇太學立明堂黜百家策賢良雄才大畧此皆天縱也

如汲黯之訐方朔之滑稽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人攢于朝直言

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

若仲舒申公枚臯相如嚴樂輩是也此數子每大臣奏事則皆辨論之是攢于朝屬於耳

也晚年下詔覺用兵之悔封丞相田田可不謂

千秋為富民侯是知悔而帝業康也

有志之主乎續書所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

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

文加之以篤固七子各得一長申之以禮樂

可以成人矣既固矣必能成之禮子謂京房

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京房字君明習災變之學以卦直日用事本姓

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為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筭術被髮銜刀竟坐誅二子並乖正經

亂人倫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

天下無家道矣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喪

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亦言士喪祭禮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也又曰祭必自其祖 嗚呼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傷時廢禮 越公問政子曰恭以

儉楊素驕侈 邳公問政蘇威封邳國 子曰清

以平威以老臣貴位引其子夔預朝 安平公

問政李德林封安平郡 子曰無鬪人以名德林文學擅名然多

自負見毀于時故 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

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直微

蓋權行 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

通乎楊素問薛道衡 薛公曰鄉人也並家河東 是其家傳

七世矣家傳 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明時

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

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弗父何嗣厲公至孔父嘉立殤公至仲尼凡三百年不遇明時三十年為一世 越公曰奚

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

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叙彝倫矣

六經續而子出自蒲關自長安出蒲州關吏

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遽我生民也陸逢賢人

子為之宿翌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民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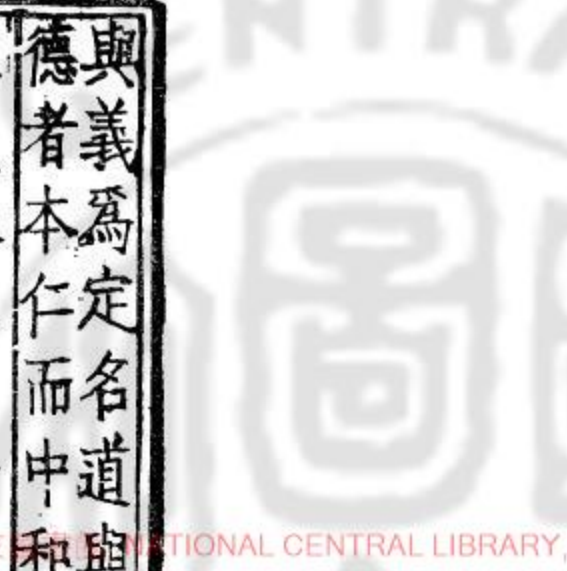
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聖道

大非羣小所知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易

詞子曰明內而齊外離明故家道正而天下

正治國者先齊家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立人之道

是謂教本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韓愈曰仁



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然則道德者本仁而中和之所以為禮樂也子曰禮

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喻門南向使人出入而節限內外其得中道乎解上文故能

辯上下定民志上不偏下下不僭上或問君

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易係曰君子不

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即此微章柔文中

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北齊

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于文覺至介國公

二十五年日尋干戈雖有名臣豈暇及禮哉

獻公曰安康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

失禮則大夫脩於家周東遷那禮喪韓宣子適魯曰周禮在魯矣此

諸侯脩於國也魯三家專政八佾舞庭孔子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脩於家也禮

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禮論樂論蓋推程元問

六經之致續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

起於漢高祖續詩以辯六代之俗六代詩修

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曆者因以齊梁陳為正統

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曆者以北齊周隋為正統於是南北二史夷虜相稱而天下疑

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宋中國有主則正統歸魏周讚易

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斗正禮樂以旌後王

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制如斯而已矣程元

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天子何處乎居

中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

義乖則我再其好而能樂勤而不馱者乎言

三伸明之爾聖與明吾安敢處不敢當程子曰

但好學不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

馱而已



不行而至者

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之惟難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因不

得有至有不至此言人性子曰見而存固所

存諸未若不見而存者也不待見而心常存

不言而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以禮招

信也誘可棄而不可慢棄謂道不同輕譽苟毀好

憎尚怒小人哉四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

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

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顏

如也

頽如不矜持之貌

子遊汾亭坐鼓琴

君子不有去琴瑟不

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

釣隱者也

傷而和

怨而靜

傷怨和靜乃

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

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

時亂

隱於野磻

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

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

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

所傳南風聲則

存矣而所操者之情則變而不類

子遽捨琴謂則入曰情之

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

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

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掌鼗掌磬之官武襄

禮壞樂崩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文中子

之夏城絳州有夏城縣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

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

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

一本作泉後知道者蓋默默焉牧者亦隱士

人避唐諱也知道者蓋默默焉也意謂魚鳥

尚得其所知道者誰明道乎既云知道即不可

者何不默而道獨善其身必當言

于天下使明而行焉子不相形貌取人不禱疾無妄之

喜不卜非義何卜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

妄福不避死義三者常文中子曰記人之善

而忘其過温大雅能之深而弘處貧賤而不

懾魏徵能之直而遂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

之好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好禮儉慎密

不出董常能之時知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

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謁隋文帝時年二十二是早成子曰通

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學於道非務早成

叔達出遇程元寶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

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所

道必充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

不給者也凡登門者皆充欲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

之非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學蓋天縱生知爾子聞之

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須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

不立奚為長生苟不仁不孝長生何為甚矣人之無厭

也秦皇漢武無厭妄求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字子陵少與漢光

武同學除為諫議不就耕於富春山釣於瀨

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

出隱於壺山此並不子曰古之避言人也毀

譽之言而巳問東方朔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為郎

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子曰人隱者也詭迹混俗不自求別於衆人故曰人

世德堂刊

上

隱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

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子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如荆

吳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吳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未知孰是言二人皆奔之遠地以避賢君故曰避地

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

而不適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藏名或混俗或讓國皆執一有

迹也惟天隱浩然太虛孰為名孰為俗子曰

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避世即天隱也生

晦樂則行憂則違適時而已又何非夫無可

悶哉此與名隱人隱地隱異矣

無不可不能齊也則不可齊致文中子曰小

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四夷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小化皆

衰而天下非一帝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及其衰也四夷

僭帝號故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

乎救世衰故續春秋之法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叔達

絳郡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絳州夏陳

守令勸吏息役慮其師董常聞之曰吾知夫

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中子

布衣出行而郡守
息役是不虛行也
賈瓊事楚公因讒而歸以

告子楚公註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

緘口而內修也古人在緘口淨其內也瓊未達

古人之意焉將謂真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

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運奇一時之用文中子

以為知言言得大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

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此

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無子曰知之者不

如行之者苟不能行之者不如安之者矣

以能不勞聰明安然而事自仲長子光字不

曜重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

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朋友呼而字神人

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績終號無功子自

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

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

與友也表德則稱之未有可



世宗憲皇帝

中說卷第六



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逸註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寫矣故君子沒

稱焉

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巳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北史有索虜島夷之呼如詬罵

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

楚難注見上

子曰瓊可謂

立不易方矣

常卦象云也瓊事楚公不預事

温彦博問知子

曰無知

彦博本以多知為問子答以無知是知也

問識子曰無識

不言

彦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曾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然乎

崇棣詩箋云汝深謀之誠如是矣

彥博退告董常常曰

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

大雅皇矣篇云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

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

謂大雅

有一國

之作焉

謂國風

有神明之作焉

謂頌

吳季札曰小

雅其周之衰乎函其樂而不淫乎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

季札聘魯觀周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周南召南曰勤而不

怨聽函曰

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

其周之盛乎

烏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我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



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

仲尼刪詩謂雖不及先王之大小然亦不失其

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

而不敢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

世國異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

遺民不敢怨貳亦由先王盛德使然文中子

曰周之盛也何衰乎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

季子言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誤也當謂函詩爾按周南關雎樂而不淫函實無樂文中子辨季札

必知樂耳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後魏孝文

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治美矣文

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

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言董常習書續告

於子曰吳蜀遂忘乎續書有魏子慨然歎曰

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

心哉吳主孫權謚大皇帝蜀主劉備謚昭烈

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普天之

下莫匪漢民瑜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

是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

也吳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冀

少吳都蒲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雍洛皆

中原之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

國也

春秋以中 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

謂並 是也吳蜀聖賢除之耶除吳子曰噫非中國不敢

以訓之周孔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

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未忘中

國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

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詩四月篇云亂離

云今政亂憂 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

病必有之歸 必君且居先王之國都受先王之道建明堂

予先王之民矣予文中子自謂言子自晉陽

穆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



謂之何哉不帝何為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

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

盡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子曰主中國者將非

中國也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我聞有命

未敢以告人揚之水篇云也聞有善政則猶

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雖寔去尚董常曰

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方得紀帝子曰貴其時大

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盛大而子曰

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虬宋順帝

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並魏

孝文時也虬為晉陽太守肅為平南將軍皆

預國政虬累薦肅肅制子曰非至公不及史

也以先王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

國何也書隋九年春帝正子曰江東中國之

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

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邪王徽自徐而卒不

貴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依焉而卒不

興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賴王導為之輔康穆之世桓溫專



政晉祚中微至孝武朝賴謝安為之佐江東復振安卒後桓玄篡位劉裕興焉是無多賢

人使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宋嘗有樹晉之

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無復念中及其

亡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亡君故書曰晉宋

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舊國且言其國亡

也春秋書梁亡言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尚淫靡之文自取亡國故曰自

亡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喪叔

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

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

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桓玄盧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

慕容超伐後秦姚泓平洛陽修謁五陵留子義真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亦不欲

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

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不

修禮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其已亡則君

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

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有中國之人叔恬

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
 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子之父也著興衰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
 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
 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
 期逝不至而多為卹秋杜篇云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
 為恤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恤之
 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為病也文中子
 喻已懷先王之道亦猶此詩爾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
 所以書五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
 國皆亡也

也未謂末節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

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鄉公問諸儒經義淳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為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制誌

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制發於君心也誌臣下

于下也冊君求于賢也皆近於二典九誥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

始也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為善長在孟子四端為惻隱問性子曰五

常之本也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問道子曰五常一也性善其道一也禮賈瓌



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言夫子以門人不盡以道

教之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感

也責賈瓊不知心也言三才五常之道有為

能盡之教吾盡之矣如要無為則退藏於密不

焉或力不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盡

謙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有此篇子曰舅氏

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中子

之舅也鳳翔千仞有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

德則來無德則去齊魏言續書之事非為穆公而已蓋明南齊

齊魏篡國君子振鳳翮而去之穆公所以來

也魏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聘

也列國未嘗暫暇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仲尼

此勞也然天行健君子焉知後之視今不如

今之視昔也子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後温

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為政子曰仁以行之寬

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敢問其次子

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若孟軻

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齷齷焉自保

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也齷測角反子曰降此則穿

窳之人爾苟無周公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無伯夷叔齊之謹固則是竊祿如

窳窳者爾何足及政抑可使備負矣若漢之張禹魏

之鍾繇晉之張華之類備子曰宗祖廢而氏

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其祖所以親族

不離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

章可謂淫溺矣薛道衡自謂淫文溺於所習文中子離席

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

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異之子振頹綱頹綱詩也

頹綱謂六朝文弊子將之陝河南陝縣唐置陝州門人從者鏘

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門人乃退黍離詩曰知我者謂我心子

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言居下

用剛也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曰君子勞

心小人勞力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

有常答以家人卦大象詞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游說子

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困卦辭云有言不信周公之詞也故

曰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

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辭云正大人吉以剛中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通文中子

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麟不遇

窮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

而求更新是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春

人事極矣於是乎天人備矣正次王是天薛收曰何

淹因人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

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春

秋云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

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

樂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

成者難與慮始若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

慮始不可與守成若范蠡終避勾踐是也有

始有卒難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堯禪舜舜禪

全也哉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憂樂皆以

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變權也反經合道



世德堂刊
卷之九

與適道未可與權
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

為此哉大業可革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

革初九曰鞏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為也薛收問一卦六爻之

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關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

卦時之門變之開闔也餘六十卦為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巳爻也者倣

天下之動也爻効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

所以不同也一卦一時之動適時則吉失時則凶收曰敢問六

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

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關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程元薛收見

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

夫子之續不敢殆也殆怠也子曰允矣君子展

也大成車攻詩云也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大平居而安動而變

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動而變可與權也董常之喪子

赴洛常死在洛道於沔池河南有沔池縣唐置穀州主人不授

館子有飢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

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讚易而竟未獲未獲不知

世德堂刊
卷之九

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

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

人餐千安反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

子曰不可絕之接之是執一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

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

也斯可矣亂世當如此文中子曰賈誼天孝文崩

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卿相然未及大用而誼

帝崩使漢祚不及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

代之永誠以此爾

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三者必然之理董常曰子

之十二策奚啻可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

有人道焉此其稟也策今亡董常曰噫三極之

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動也子曰十二策

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

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

暇矣哉足以無為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

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文中子曰天下

有道聖人藏焉閑暇故藏天下無道聖人彰焉不

得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

乎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萬慮何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無跡謂無形也無形

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因貳以濟能無彰乎貳謂

也異端乖乎大義我則闢之爾如尼父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舉

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貳如有用我

者當處於泰山矣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

說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董常曰將沖而用

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

之乎沖虛也老子曰道沖而用之言子不求

假沖虛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簡

言無為也道沖用則知杜淹問七制之主

子曰有大功也註見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群

疑亡矣易睽卦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誼上

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之事君或問楚元

臣相和如遇雨吉矣此其道也

王子曰惠人也惠才惠也元王名交好書多

受詩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問河間獻王子

不飲酒王設醴待之是惠也

世說新語



曰智人也

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廷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多

招浮辯獻王修禮樂服儒術帝策問三千問餘事王對以道術得事之中立是智也

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

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

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處家

何樂蒼曰為善最樂是仁也問東海王強

子曰義人也

光武太子名強母郭后有罪廢而強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

遲迴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大國

後明帝立蓋強曰義保終榮寵

不亦宜矣

言四王皆善終子曰婦人預事而

漢道危乎

呂后梁后產祿之擅權大臣均權

而魏命亂矣

司馬宣王與曹爽爭儲后不順

而晉室隳矣

惠帝衷太子邈未加此非天也

人謀不臧咎矣夫

天謂曆數也人謂典禮也

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中說卷第七

中說卷第八

魏相篇

阮逸

註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

字弱翁學易道舉賢良為漢宣帝相諫伐西域是識兵畧作明堂月令議是達時令也

子曰孰謂齊文宣曹而善楊遵彥也

北齊文宣帝高洋即位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而曹於為政然善待楊遵彥又似非曹楊情字遵彥事跡

上註見謂孝文明吾不信也

後魏孝文帝元氏有爾朱榮不能圖似不明也謂爾朱榮忠吾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信也

榮字天寶有戰功為都督將軍害靈后及少主而奉莊帝恐其難制也

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汗其迹可謂遠刑

名矣

醉酒馳馬是汗迹也求小責免大患是遠刑也

人謂不密吾不

信也

皆謂植以才自顯不知汗迹保晦其心密矣

董常問古者明

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

古知道者視聽不用耳目故問子

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

曲而不佞者矣

廣推其類終乎中道

常曰濁而不穢清

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

常問一子曰出知十

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

爾有矣

既泛言其道故終顯其志

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

首之谿

晉州有馬頰河牛首山

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

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

潛隱也

子曰潛雖伏

矣亦孔之炤

詩正月篇也箋云喻賢人道不行雖潛伏亦甚易見威曰

聞朝廷有召子議矣

大業十一年再徵皆不至子曰彼求

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箋云彼王求我

如不得言禮命多也仇仇警警也雖執留我然不問我功力

姚義曰其車

既載乃棄爾輔箋云車載物喻王之任實威

日終踰絕險曾是不意箋云車度險曾不為

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感愴長言之既而曰

不可為矣言隋必亡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

性言常道在乎事禮以制行行不可縱必樂

以和德德不可去於春秋元經以舉往仲尼

公之典禮仲淹修孔易以知來生不生窮先

王之蘊盡矣蘊奧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

喆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

為兆人五常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

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

樂論為政化贊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此夫

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為社稷不言

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極為死生

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門人

天下生亦足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

矣喆陟列反

也傳不顯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

父兄焦然若無所據欣悅也焦猶子也子然如無依據言事自集

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設此以證非其處家也

父母晏然晏安也言不欣高而自安其行事也父兄恬然

若無所思無思言無事也安用據哉裴嘉有婚會裴嘉未見薛

方士預焉方士未見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

士婚禮三日不舉樂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

君子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生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修

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為語之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進

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

義常經也經正則義存若五始不可移易是也元經有變也所行

有適於是乎見權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為權言順時有適不執常道若

與奪南北以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取衷義董尊中國是也

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

道皆歸乎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周室

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

尊王政禮法之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

事也天命在周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罷侯置守天

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無定國謂南北

不明謂僭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

歸此元經之事也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

魏周隋合天下為元經董常曰執小義妨大

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上文云權義舉而皇

為義大權小則正以義歟子曰斯謂皇之不

或義小權大則適乎權歟

極執小妨大是謂大中之御河之役子聞

之曰人力盡矣魏郡白溝煬帝開永濟子居

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

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孔子

極周道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孔子

此說我小子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禮

與天命齊其長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

所存乎抗舉也春秋舉周王正朔而書元經

於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

於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

於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



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元經舉

得中國者為正朔張玄素史傳未見問禮子曰直

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

而道存矣上四事合禮玄素出子曰有心乎

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竊謂非已

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尚得誠名况玄素有心

於克已哉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

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

子奚辯而有時乎為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

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孟子董常聞之曰君子

之辯排楊墨皆不得已也董常聞之曰君子

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若顏回不言

不可為也老子云善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

戰不陣時可無為也戰不陣時可無為也

為君子善董常聞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

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為謗譽所動

計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

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

未見勤者矣如天不息者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因

士德堂刊

激常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年天也子兵人也

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

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黃公侯生未見房玄齡問

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

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

至三三三三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修

以及天玄齡曰如主何再問正子曰通也不

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蕭何知其主不可

產張良亦私自從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

爾慎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不可正江都有變幸江

都宮宇文子有疾謂臨收曰道廢久矣道謂

禮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

也斯已矣斯隋不能舉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

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富民和

都有變是歲庚辰唐高祖武德三年也乎之

十年至太宗正觀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

正觀十三年房玄齡奏太平又和之終正觀

二十三年太宗崩禮樂已和然未大成爾

子曰早婚少娉教人以偷偷薄妾媵無數教

人以亂言弃古禮是掌教者之罪也且貴賤有等妻妾媵各有等

數降之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國風正夫婦王化之本也子

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編之

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

則言辯非務其辯也房玄齡言習十二策誦子曰時異

事變不足習也適救隋弊非經久策虞世基世南兄也

掌朝政唯諾取容而已湯帝遇弒世基見害遣使謂子曰盍仕乎

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

之小雅詩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云世基

聞之曰吾特遊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

冥矣楊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

則述若策問之則對不爾則竊比我於仲舒

董仲舒漢武帝時對賢良策後為公孫弘所抑退免以著書為業子曰吾不

仕故成業成所不動故無悔悔生不廣求故

得得足不雜學故明明道文中子曰疑滯者



智之螿也忿憾者仁之螿也織悻者義之蠹

也螿蠹皆喻害物螿亡遇反螿子曰元經

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

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

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

孰能至也子曰元經子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

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

軍旅讀軍禮故君子必紿身不違禮言學禮賓

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教

經亦謂子曰述婚禮述在禮論賈瓊曰今皆亡又焉

用續續補也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輕古禮

是汝姑存之可也續而存之子贊易至觀卦

曰可以盡神矣以盡神而與子曰古者進賢

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舉賢才今則吾樂

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如是寡

怨不肖者不怨猶懼不免怨害詩云惴惴小



心如臨空谷詩小宛篇注云衰亂之世君子讀

說苑劉向撰曰可以輔教矣其說禮樂可子

之韓城馮翊有自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

門隋屬絳州賈瓊程元後從行關吏仇璋字

成止之曰先濟者為誰問之二子吾視其顙顙

口也重而不元顙重之貌目燦如也澈而不

瞬澈清也瞬目日瞬口敦如也闕而不張敦厚闕鳳

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參參然與之行俯

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

不懼言狀貌皆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

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

程元日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

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

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

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

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



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

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於樵漁幾近也吾將

退而求諸野矣野謂漁樵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

機易多動不可與久處心易吾願見偽靜詐

儉者矯時罕真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

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譏隋朝大臣不

勸善而飾虛禮子聞之曰強哉矯也瓊也明而毅故曰強矯仇

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

璋曰無諾責不責人無財怨不以財無專利

必先無苟說所悅必無伐善不自無棄人善片

亦無畜憾不念舊惡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

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

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

以似之裳裳者華篇註曰似嗣也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

擇可交則與交小人先交而後擇驟以利合故君子

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

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強謂力使之不苦人所不

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之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

天下不能行信哉信今亦然仇璋問君子有爭乎

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有不善爭改言君子果

有爭但爭為善而已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

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經之以善誠之以

性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

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成性之本收退而

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始悟子

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

則天如不得斯無性者也仁義性之本也感

應物而不化物則能復性故曰欲仁好義此

言明天理也若化物而不能反躬復性則是

天理滅矣故曰無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

性此言味人事也爾朱榮控勒天下註見

故君子不貴得位爾朱榮得位嚴子曰火炎

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



性理大全卷之八

不欲多上人言君子如水子讚易至山附于

地剥曰固其所也山固宜附地將安之乎亂

道剝我是以君子思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

芮城府君讀說苑芮城說苑子見之曰美哉

兄之志也于以進物不亦可乎說苑有子之

居常湛如也言必怒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

其會會謂理與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

小人但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

知惠

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若無人道果艱

哉子曰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非疑能及叔

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悄然

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篇靖恭

註景大也好與也介助也君子之於道也死

而後已天不為人怨咨而輟其寒暑書曰冬

暑雨小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

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

世德堂
正身必平康
故全身全道
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

樹也
三德平康正直為首其次高明柔克沉

柔克潛必剛克幸歸之中道也今疑雖正直而無據於德心亦未能務茲故曰未樹立也

無挺
挺然立無訐
訐斥無固
固執無抵
抵觸斯之

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
終洪範之詞教之也言疑有是

四者與無正直同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

以下人直在其中歟
璋言讚易剝卦得平康之德子笑而

不荅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為不與

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
易道至深非璋盡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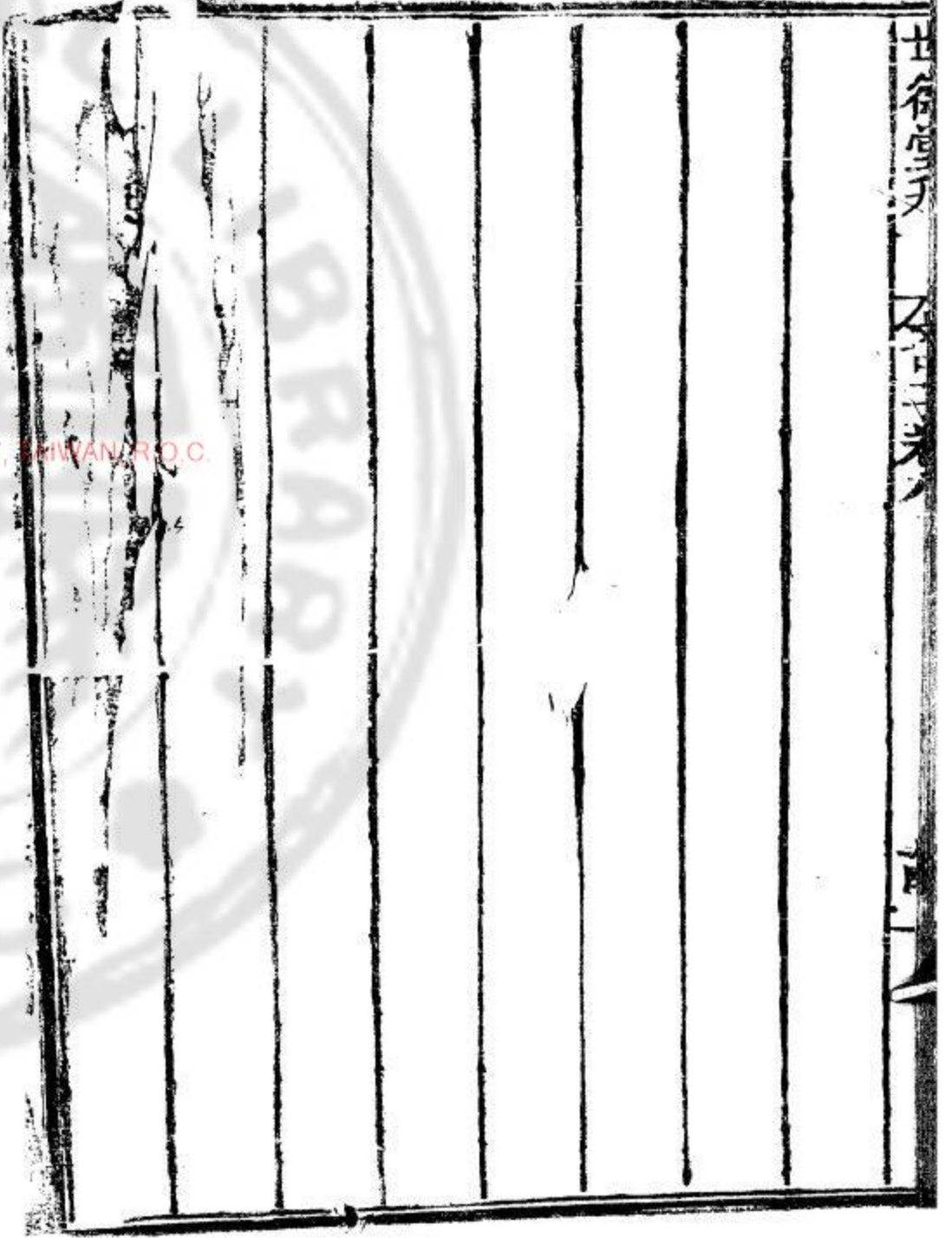
然嘉其狂念故樂然笑之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
言克念之必須克行之

中說卷第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士德堂
及
...

中說卷第九

立命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

人生天地之間所以

立命也是命者因人而稱天有情於人而命之者也故君子畏之

孔子畏天

命者蓋畏人事不修而違天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

纖曲直而不當也

易曰其受命如響

故歸之於天

無不應無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則曰天命易曰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

引易以明命因性而稱也

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

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書大禹謨云也惠順迪道也順道即

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註戢聚難難也那多也言不聚法不戒難則福多矣彼彼賢交非傲

即福亦就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自取董常曰

自取者其稱人耶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子顯上文其稱人事也

曰誠哉惟人所召召亦取也賈瓊進曰敢問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何獨死生言命而富貴則言天乎子

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凡未死世人皆云命合生也巳死矣則世

人皆云命不生也未富貴則世人皆云命合貧賤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命不貧賤是死生富貴皆人先自召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其在後也斯自取也庸非

命乎噫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未莫也言我莫知所如亂世不

可自取理矣寧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

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乞代武王仲尼求為東

周皆自作元命終獲多福此知命之大者程元曰敬珮玉音服之

無斃斃厭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度已不如易即師之

子而教也易互今亡矣亡廢子曰不以伊尹周公



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

不以己之道安人之國不以嫌疑惜其身是

大臣

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

臣也

受先君之顧命保後王之未明盡已之心不苟其位非具臣矣

董常歎

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

日久不違是仁

人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

上文謂常也時

有慮焉亦

爾無苟羨焉

顏回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

是彼顏回不羨舜也故常亦無羨回但慮而行之自及矣

惟精惟一誕先

登于岸

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道心精微仁性則一也詩云帝謂文王無然

畔援無然欽美誕先登于岸岸喻仁之地常也言仁道不可畔不可羨亦執中而得也

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

慮即道心焉能無思曰睿

咎

焉能不違

不違三月繫師玄聞董常賢

問賈瓊以齒

年齒瓊曰始冠矣

十年二師玄曰吁

其幼達也

達謂達道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焉

謂文

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

傲謂未嘗服人也

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

達不在年齒

瓊聞之德不

在年

左傳曰年均擇賢是則賢德為上

道不在位

語曰富與貴是久之

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

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鯉趨而過庭子曰姚

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春秋斷物志定

而後及也志在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

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制以易以窮理知

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

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

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

言孔子不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教豈養蒙之

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

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

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此亦小度其言察其志

考其行辯其德凡師教人志定則發之以春

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變則斷德全則導之

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節則蕩可從事則達之

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事無制知命則申之

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性與天道合為元命若驟而語

春秋則蕩志輕義志未定故驟而語樂則喧德敗

度德未全驟而語書則狎法狎法猶舞文也驟而語易

則玩神神不知性則以神為虛玩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

立之以宗宗即統言也列之以次次謂先詩禮而後次之四

也經也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

乎遠已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辭氣動容貌是也物遠謂遠取諸物也若斷物而行

制法窮理是也亶其深乎亶其深乎亶信也信乎孔子先詩禮其教

深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得六經之深子曰

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必

有有才少德必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

之者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焉乘之謂舜乘堯之類革之謂湯革夏之

類是窮達時也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下者也君天下得君子之

道則時亨得小有行之者有遇之者窮達皆由時然

有行非其道而自窮干時者有雖行得道而遇時不明者時則一而行之遇之異焉吉

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孽自求多福皆由人

作之者也偶謂庸人偶貴善人偶禍皆偶然者也一來一往各以數

至豈徒云哉往來循環數有不能逃遼東之役天下

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伐盡帝省其山其

將何辭以對掌林麓之官或問續經薛收姚

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

對之以道賢者當悟愚者非耶吾獨奈之何愚者不知

因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心憂入謂

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曰

是生三釁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

謂忠乎子曰讓矣無過而稱已過是隱也

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

百罰一以懲眾夫為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

如晦出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訐雖太訐佞人

杜其漸漸猶不可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

矣容一訐直示賞百善之門文中子曰制命

不及黃初魏矣黃初魏文帝初即位年志

事不及太熙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太康而止矣不及惠帝太熙惠帝年號

褒貶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仁壽仁壽四年煬帝弒立

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

事忍容言耶大業煬帝年號事不忍言安所褒貶賈瓊問富而

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歎歲歎則仁者隱歎苦算反

義生於豐豐盈則義者制宜故富而教之斯易也豐

思歎則為教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離犬相聞

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文富是以至

治之代謂三皇時五典天子潛五禮措五服不章諸侯

卿大夫士五者之服必章明白五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

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標枝野鹿自然

分上也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

澹朴散其可歸乎歸復也子曰人能弘道苟得

其行如反掌爾存則道行亦易爾昔舜禹繼軌而

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

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陂險也文武治而幽



厲散文景寧而桓

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

有由

由上之

興衰

資乎人得失在乎教

解上人

弘道其曰太古不可

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

詩書禮樂復何為

若言經籍不能復哉董常

聞之謂賈瓊曰孔

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

謂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

哉

當為决淳離

子

日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

見處歧路而不遲

迴者

路分二曰歧性感物而動曰情亦二之義

也言情之惑性如

歧之易曰直方大不習無

不利則不疑其所

行也

直方性也不竇威曰

大哉易之盡性也

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

之

近庶或問威與

威而重常故

子曰

大雅或幾於道

温大雅或

也蓋隱者也默而

成之不言而信

幾道則默

或問陶元亮

潛字

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

地之心焉

潛作歸

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

矣潛種五柳以自號閉關注見上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

若舜不怨而慕是也忘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其樂是也

天之道也性與天合故能子曰氣為上形為下

識都其中都居也而三才備矣氣為鬼其天乎

識為神其人乎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

之變也故曰氣為吾得

之理性焉窮理盡性則能通鬼神薛收曰敢問天神

入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

不若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故止問周公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

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心謂天理故悉本

於天悉盡也盡我於天理推神於天蓋尊而

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祀大神也近則求諸已

也已謂人倫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反已卒歸之

人如父與子性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

以饗禮接焉此大禘人鬼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

半矣古索貴敬也薛收曰敢問地祇既闡天



故又問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

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示形也者非他也骨

肉之謂也骨肉屬土故以祭禮接焉此既葬則祭于地下也

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

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

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

才之蘊蘊者精與之稱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

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

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

圓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乾坤之蘊

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

始悟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

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

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譏子曰君

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

也誠服人而言不服人之身此其服人之身

也



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並世

尚力不知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

帝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續詩有政

化元經何以不興乎詩士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

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嗟師薛

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不知天子失道則諸

侯修之若桓文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叔向

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

之若董仲舒居家推災異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

倦窮而不濫濫謂不苟于祿棄道死而後已得時則行

失時則蟠蟠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

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詩不云

手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衿篇刺亂世學

也音謂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

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已繼時之道當遠矣

中說卷第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說卷第十

關朗篇

阮逸註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没而宣武

立穆公死關朗退並注見上魏之不振有由哉不國

振由賢人不用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

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

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時場

帝失道可知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因聞古詩乃問今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不作詩不情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不情

不廢職詩謂史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官不明變姚

義困於窶窶貧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

義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為捨讓也古舟子為公西

赤之母請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蓋非冉子棄讓也况為已乎吾不

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

發我也難進易退儒有難進易退子曰雖邇

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舜如察邇言若不察其本則讒說參行至

矣遠謂難及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珪字叔

從叔太宗朝為諫議多直言勅中書門下三品入閣使諫臣隨之自珪始也通何

德以之哉叔父之求學珪曰勿辭也當仁不

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事在關朗傳

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

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言直故魏徵

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

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



犯畫衣冠其次犯而不繁三故議事以制噫

中代之道也商周已後如有用我必也無訟

乎此仲尼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元矣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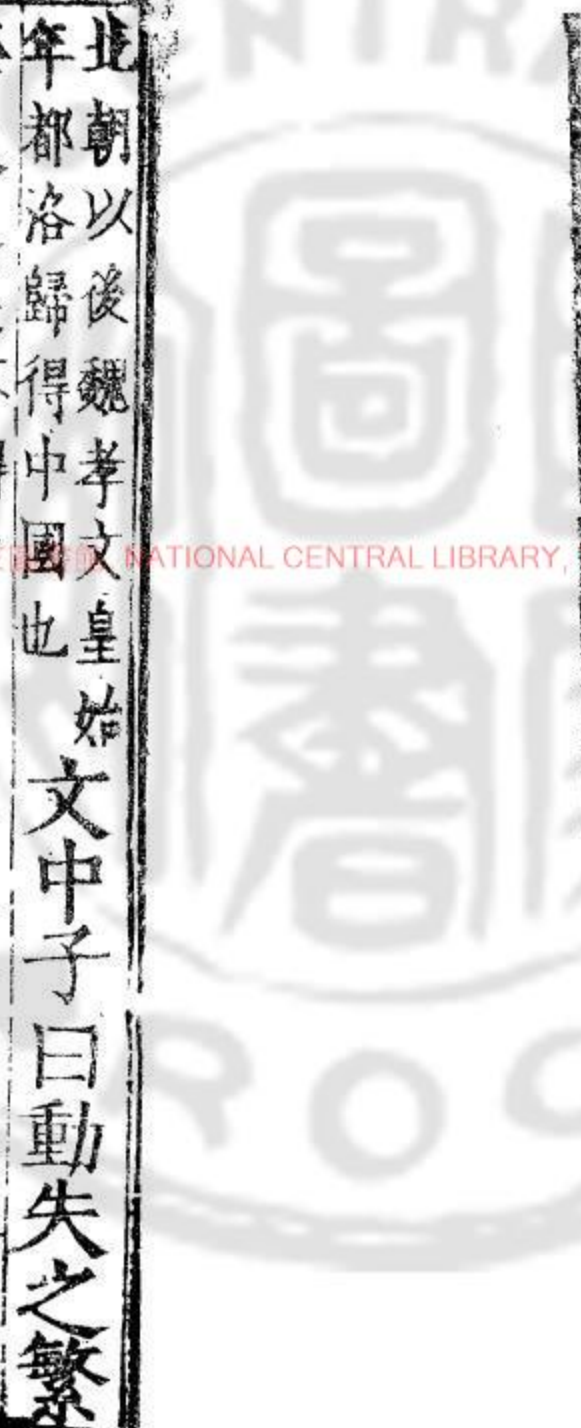
卒不悔悲夫隋文過亢不子曰吾於續書元

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詩書亡然後元傷禮

樂則述章志樂章正曆數則斷南北南北感

帝制而首太熙書帝制尚不及黃初况太熙

特振之也絕而尊中國而正皇始晉宋卒不振



北朝以後魏孝文皇始文中子曰動失之繁

靜失之寡不得子曰罪莫大於好進進不禍

莫大於多言言不痛莫大於不聞過蔽辱莫

大於不知耻得自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

制年二十成人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眾

目張弛一機萬事贖引古語不知其政也

言者言故收告文中子曰子光得之矣得為

言者言故收告文中子曰子光得之矣得為

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為人臣况君乎君更

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終苟道也秦廢井田

禮義如兼并為若且之道雖舜禹不能

理矣如此雖聖人復生難矣子曰政猛寧若恩先恩法

速寧若緩緩寬也獄繁寧若簡簡不臣主之際

其猜也寧信並譏時執其中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

不難知能行上四事則執中矣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

察不止姦之府也隋由裴晞聞之曰左右相此亡

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

政噫亡秦之罪也言王道喪自秦始杜淹問隱子曰

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

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有道謂聖人杜

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

隱約疑文王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顯

願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

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



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

曰此仁者之目也仲尼子曰道在其中矣在道

韓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

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文中子曰四民不

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

不得而識矣生民不復不以三代之法統天

下終危邦也忠敬文相如不得已其兩漢之

制乎制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考誠亂也已

制度不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

載而不用悲夫六經示後而後世但習仇璋

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

職也不敢廢儒職在焉知後之不能用也後

有聖人出是薦是菘則有豐年逸詩譬如農

雖有飢饉必有豐年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

天下無主矣無真開皇九載人始一平陳先

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



世行... 及中... 卷...

名先人謂銅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開皇

陛下真帝也無踵偽亂南北朝偽必紹周

漢以土襲火周木德漢火德色尚黃數用五

除四代之法四代謂北朝魏以乘天命時乘

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其

文而已不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

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正

其始攝位則進正名則退公其心私其迹此

周公之事也文中子謂故十二策何先必先

隋祖必敬其始正其名

正始者也正始策魏永為龍門令永未下車

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

寧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

為人上也終戒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温

彦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

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

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中說疑

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

世行... 卷...

之此太原府君王疑自太原府君曰稱府君

子所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宜也日月逝矣不

可便文中之後後不達于茲也召三子而教

之略例焉續經太原府君曰疑當居慄如也

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

中子曰賢者疑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

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正觀中起

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天下



謹正出為胡蘇令特杜淹為御史大夫王疑

為監察上言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

大功未之信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

淹不協而王疑貶出胡蘇令胡蘇漢東莞縣

有胡蘇亭隋置及退則鄉黨以穆不得志於

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

祭禮士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九年耕聖人

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皆自垣屋什物必堅

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

也事寡嫂以恭順著文中子與人不款曲不

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力謂自耕桑者饗食

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曰

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

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

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

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

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

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

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

行之天下無道聖人逃而藏之所謂流之斯

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

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

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

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

呼以俟來哲此並隱其意肆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為長孫無忌所抑房魏等不能振之也

叙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爲首
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
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
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
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
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
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

文立制燮理爲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
相篇夫陰陽旣燮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
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
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絜
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

世德堂刊
秋周易訓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
前列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
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
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
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
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
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爲哉遂
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

爲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
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
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
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
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
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
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
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

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
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
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
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
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
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
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爲昌樂
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

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
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
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
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
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
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
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
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

世宗皇帝 卷之二十一
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
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
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
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
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
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
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

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
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
後集中子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
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關子
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
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
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
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

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
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
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
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
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
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
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
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

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
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
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
人天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
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
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堦
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
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

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
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
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
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
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
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
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
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

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
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
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
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
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
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
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
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

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
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
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
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
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
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
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
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

書授于其弟疑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
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
後進君子鮮克知之正觀中魏文公有疾仲
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
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
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

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
愧禮樂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
矣臨事當自知之及正觀之始諸賢皆亡而
徵也房李溫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
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
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
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
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

濟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
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
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
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
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卿等悉心以對不
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爲房
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旣不可詳
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

世德堂刊 卷一
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
述雖綱紀頽缺而節制具焉苟孟陳之於前
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
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
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
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
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
國辦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

誠哉深乎良父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
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
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
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
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
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
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
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

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吏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

等並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正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臯子荅陳尚書書

王 福時 撰

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
官不仕耕于東臯自號東臯子正觀初仲父
太原府君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
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仲
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
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
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
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

作書遺季父深言勲懇季父著書其略曰亡
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
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
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
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
天將啓之徵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
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
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

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爲多言見窮乎抑天寔未啓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臯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

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爲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旣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

錄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書署朗爲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不可

使天子不識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張彞郭祚嘗言之朕以上筭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彞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寄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哭豈占筭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于成湯今子明假占筭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

任之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旣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徵勅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筮徃徃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始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旣北遊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

世傳 卷一
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祕書郎
遷給事黃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
經制不立從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虚心納之
遷都雒邑進用王肅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
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謀長策勿慮
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
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
歸洛踰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

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
服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
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
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
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
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爲決之何如子明曰占
筭幽微多則有惑請命著卦以百年爲斷府
君曰諾於是揲著布卦遇夬之革 ䷰ 乾下 ䷀

世德堂刊 卷之三
允上捨著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再傳爾
離下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
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
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
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
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
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
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

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始於甲寅卒於庚
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不戰德
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何
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
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乎大亂
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
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
又况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

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
朗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
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
天下者不出九載已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
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
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死而晚節
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
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

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
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謂亡也夫明王又曠
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
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故王道
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
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
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
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

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
丙午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
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
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之
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
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
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
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

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
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
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
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
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
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筮
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

世復生子 卷一
頌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禪
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可
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
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
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
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
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
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

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
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郊廓
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
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週
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筭成敗於無兆
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
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

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
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
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筭而不及是故聖人之
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
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
已哉過筭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
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策不出聖
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策告未來之

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
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
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
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
周禮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奏法既立宗祧
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君曰
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
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

龜筮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
之有府君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
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
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
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
踵屠地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
於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
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子

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
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
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
爾獻公筮之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
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巳酉江東平
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
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
中子曰不可以有爲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

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呼此關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氏家書雜錄

王福時撰

太原府君諱疑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正觀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

釋褐爲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

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疑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疑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

中說一百餘紙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爲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亡小序惟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

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于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正觀十六年余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爲洛州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爲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

記乎孺子奉之無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
編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
則訪諸紀謀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六經
中說予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
訓知文中子之所爲者其天乎年序寔遠朝
廷事異同志淪殂帝閭攸邈文中子之教抑
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爲素業云爾
時正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中說卷第十